故乡的山岭

□王长江

也许每一方故土，都有一座青山守护。我的故乡，被群山温柔环抱。故乡的山收纳人间烟火，也收纳了我温热绵长的童年。于我而言，它们不只是眼底的风景，还是心底的乡愁根脉。

故乡最巍峨、最气派、最值得夸耀的山，当属东岳泰山。作为古代帝王封禅的圣山，它自带一种俯瞰齐鲁、雄峙天地的磅礴气度，稳居五岳之首。仲夏夜在外面乘凉，望着泰山上亮起的几豆灯火，博学多识的爷爷说，泰山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，是古代天子甘愿叩拜的圣山。汉武帝执政54年，有8次亲临泰山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泰山老奶奶换袍日，前来敬香祈福的人络绎不绝。

平时，泰山隐于云烟深处，端庄沉静。在秋高气爽、空气澄澈的日子，我站在村口向北眺望，整座大山便清晰地横亘在眼前。每次与泰山遥遥相望，肃穆与安然之感，总会漫上心头。这座顶天立地的大山，是故乡最辽阔的背景、深沉的底气，也是我心中最早的山河气象。

如果说泰山展现了故乡的风骨，那么村庄东面的徂徕山便展现了故乡的血性与温情。这座青山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。听爷爷讲，烽火岁月里，抗日游击队扎根徂徕山，依托山林奋勇抗争，守护百姓安宁。山河安定之后，徂徕山归于平和。漫山松林四季葱茏，层层枝叶遮天蔽日，给群山披上苍翠盛装。农闲时，乡亲们结伴进山打柴。小推车一趟趟运回松枝，柴垛堆如小山，足够一户人家熬过漫长寒冬。山林默默馈赠，滋养着一代代乡人。

我对徂徕山最深的惦念，是其山野间的鲜香。每到适宜时节，姥姥总要进山采撷松林下生长的黑蘑菇，乡亲们将其唤作“松茸”。松茸肉质肥厚，香气浓郁，口感滑嫩，是泰山地区的特产，其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，至今无法完全人工培植。姥姥将采回的松茸均匀铺在竹席上，经暴晒脱水封存，锁住山野本味。每逢年节，她必会炖上一锅土鸡松茸。每次这道菜上桌，松茸总是先于鸡肉被吃得干干净净。时隔多年，想起那独特的山野味道，依然回味无穷。

离村庄最近的，是三座相依相伴、状如卧龙的砂石小山。居中的小北岭藏着一段温柔而遗憾的古老传说。听老人讲，从前的小北岭上栖息着一对通灵的“金布鸽”与“银布鸽”。两只灵鸽每天绕岭翩飞一圈，山岭便悄然长高一截，日日往复，岁岁不休。可是后来，两只灵鸽被一个贪心之人偷走。灵鸽一去，小北岭从此停止了生长。年少时，我每每遥望云霞缭绕的泰山、松林葱郁的徂徕山，总会遐想，若是两只灵鸽依旧岁岁盘旋，小北岭定然也会成为风光旖旎的佳境，与远处大山遥相呼应，守护故土烟火。

小北岭东西两侧，静卧着东岭与西岭。两座砂石小山石多土薄、蓄水不足，却从不吝啬，向乡人慷慨馈赠。乡亲们因地制宜，轮作耐贫瘠和干旱的红薯、花生、高粱、大豆，荒岭上升腾起绵长不绝的人间烟火。我至今感念两岭土地的厚待。我读高中时，家里在岭地里种的青豆年年丰产，母亲将青豆制成咸菜，满满地封进瓦罐。那时，一包袱粗磨玉米煎饼，一瓦罐青豆咸菜，便是我在学校一周的口粮。有一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：“俺大儿子真有福，上学吃豆子，豆子就年年丰收。”可等我高中毕业后，岭地里的青豆便不复连年丰产的盛景。我明白，不是我天生有福，是贫瘠山岭捧出的每一份收成和父母藏在烟火里的疼爱，默默托住我的求学之路，撑起我的青葱年华。

如今，泰山依旧巍峨矗立，徂徕山依旧松林苍苍，而三座小山岭中的两座已变身现代工业园，只有东岭，依旧静静依偎在村庄旁，温柔守护一方水土。

故乡的山啊，你藏着峰峦壮阔，载着红色荣光，蕴着山野鲜香，盛满人间烟火与童真念想。你沉默不语，却收纳了我的童年朝夕、烟火日常。人这一生，行过千山万水，看过无数风光，最眷恋的依旧是故乡的山岭。那些山风、山味、山间故事，早已融进我的血脉，化作绵长温柔的乡愁。

寻踪芝麻香

□李晨

很多滋味，久别重逢胜过初见。

就像白瓷盘里，白水煮蛋蘸芝麻盐，这种吃法虽多年未见，却仍记忆犹新。

人间至醇的滋味，从来不是盛宴珍馐，而是沉睡于岁月深处的一缕朴素烟火。就像一筷子芝麻盐裹住软嫩的土鸡蛋，那一缕咸香像一圈温润的水波，自舌尖缓缓漾开，淌过喉咙，漫进心底。

香气是有声音的。这阔别多年的咸香，仿佛房梁上的一串旧风铃，轻轻一响，那些旧时光便纷至沓来。恍惚间，奶奶的身影也顺着香气缓缓走来。我还没缓过神，她便一头扎进秋日的田野。无山的原野似乎不会有什么新奇，却以独有的胸膛托举着朴素的烟火日常。

农家人的生活少不了菜园，在菜园的边角，有一块芝麻地，那是奶奶每年都要打理的念想。初夏，奶奶弯着腰翻松田垄，掌心捧着乌黑细小的种子，一把一把撒入泥土。那时，我总蹲在她身旁，好奇地望着这些几乎捏不住的籽粒，很难想象，秋天这里会长出一片挺拔繁茂的芝麻。

整个盛夏，芝麻都在无人留意的角落悄悄生长，那风头自然抢不过菜园里的黄瓜、豆角和番茄。它只是安静守着一方土，把心事藏在枝干间。

夜晚收工后，奶奶会把长势好的黄瓜和豆角摘进竹筐，筐身沉甸甸下坠。隔上两日，又能盛满一筐。爷爷这个时候会来帮忙，把沉甸甸的竹筐提到田垄。我们三个人站在田垄边欣赏这一园子的繁茂。爷爷总会看上几眼芝麻花，有次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细碎素白，像一串串垂落的月光，花香淡淡，浅得几乎抓不住。

我不喜欢这时候的芝麻，它不像番茄给我直观的味蕾享受，花朵素雅无艳也不招蜂引蝶，实在寡淡无味。但爷爷偏爱芝麻，总会说，芝麻性子稳，不急开花，也不急结果，熬到秋天就会有收成。

秋风漫过旷野的时候，芝麻秆褪去了青绿，一身沉敛的黄褐色，笔直向上。芝麻的收割，藏着沉甸甸的记忆。跟着爷爷奶奶下地收割，我抢着抱起一捆刚砍下的芝麻，秸秆顺着臂膀缓缓攀爬，压得肩头发酸，根本挪不开步子。奶奶笑着从我怀中接过，一捆又一捆压在肩上，初秋的热风裹着收获的重量，烘得她后颈淌下温热的汗。那时我只觉得肩头的沉重无边无际，却不懂年过花甲的她，笑盈盈地面对这份负重的背后，藏着怎样一场岁月的磨砺。

一捆捆芝麻被运回小院，平铺在水泥地上。阳光是有魔力的，日复一日晒下来，一点点抽走秸秆里的水分。没有水分的秸秆，像一个壮汉没了精气神，风一吹，发出无奈的沙沙低吟。待到干透，奶奶拿起秸秆轻轻拍打，黑色的芝麻簌簌落下，如雨，如星，如沉甸甸的光阴。

那一瞬间的落差，触得人心颤。之前还压得臂膀发酸的偌大捆束，经过日光与秋风的涤荡，最后留下来的，不过掌心浅浅一捧。曾经如山般的负重，最后轻得几乎感受不到分量。

年少时，我经常惋惜一场辛劳所得寥寥，而今中年，再回味这一幕，才发现也许辛劳的意义不在于收获的多寡，或许人生本就需要这份沉淀的经历。

收割后，奶奶说得最多的就是“芝麻全身都是宝”。芝麻秸秆晒干后，是农家绝佳的柴火，火势温和。芝麻花和叶可入药，滋养身心。细小的种子，可盐可甜，融入三餐四季。

芝麻虽小，却承载着大地长久的滋养。芝麻古称胡麻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将胡麻列为上品，言其“久服轻身益气”；陶弘景叹：“八谷之中，惟此为良。”而于我，这滋养，全来自奶奶灶台上升腾的烟火气。

芝麻收回来，经过晾晒，筛出杂质，就成了厨房里最朴素的宝贝。在奶奶手中，芝麻的滋味千变万化。一年四季，她将芝麻以不同模样，融进一日三餐。

春日里，烙杂粮饼，总不忘抓一把，均匀撒在饼皮上。面饼贴在热锅上，炉火烘得芝麻焦脆，满是质朴的香。待到盛夏，暑气升腾，吃得最多的就是麻酱拌凉面，配上黄瓜丝，再淋少许醋和蒜泥，筋道的面条裹着醇厚的麻酱香，一口下去，满身燥热消解大半。逢年过节，芝麻摇身一变，成了香甜的馅料。揉好的糯米面团裹上混了糖的芝麻碎，做成汤圆，或是嵌进月饼的饼芯里，焦香的滋味在唇齿间缓缓绽放，是节日里独有的甜。

芝麻盐更是刻在味蕾之上最温柔的记忆。寒冬时节，寒气侵骨，奶奶会把芝麻倒进铁锅，小火慢炒。芝麻噼里啪啦轻响，焦香一点点漫开，直到色泽油亮。待到微凉，把炒熟的芝麻倒进石臼慢慢碾碎，拌少许细盐，人间美味就此诞生。每个冷冽的清晨，一碗清粥，一枚水煮鸡蛋，一块粗粮馍，一点芝麻盐……舌尖触碰到咸香，这一口，足以把清贫的日子烘得暖融融。

这缕咸香，也曾飘进无数文人的诗行。唐代葛鸦儿写下“胡麻好种无人种，正是归时不见归”，以芝麻播种的时令寄相思，让寻常农事沾染深情；元代刘崧描摹芝麻风姿，“挺挺芳茎节节花，轻盈有态莹无瑕”，写尽芝麻花向上生长的姿态。唐代王昌龄一句“一饭胡麻度几春”，远离喧嚣，一碗清淡的胡麻饭，便可安放一颗淡泊的心。

当然，最深入人心的，莫过于民间流传的俗语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和“芝麻开门”的奇幻典故。世人皆以为芝麻藏着惊天玄机，却忽略了一粒芝麻的智慧。

总有人问我，为何反复忆起年少的吃食与往事？难道那些食物真的格外鲜美，那些过往果真这般难忘吗？我想，大抵是人到中年，很容易被一口旧滋味拽回往昔。那些藏在食物里的时光，经岁月淘洗，愈发温润；年少时看不透彻的事理，也在流年之中慢慢明晰。也许人间最动人的滋味，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故土烟火沉淀的清欢；可能人生的珍藏，也未必来自丰厚的所得，而是洗尽铅华之后，掌心余下的那一点温热吧。



生在福中应知福

□山翁

暮色初落，山风清和。晚饭后，我与老伴沿山路散步，白天游人熙攘的路上，此时已安静了许多。我们步履舒缓，边走边聊，享受这山间静谧。

驻足开阔的高冈，望向山下，泰安城一览无余。万家灯火顺着街巷铺展，车流如织，灯光璀璨。整座山城沉浸在安宁祥和的夜色里。

望着眼前的画面，我心生无尽感慨：如此万家灯火，若非国家强大，会不会也像世界上的一些战乱地区？
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十四亿人，没有动荡纷扰，没有惶恐不安，每天听到的是山间清风簌簌，看到的是烟火袅袅。这份安宁十分难得。

从新闻里看到的战乱地区，满是断壁残垣。夜幕之下，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躲避战火的身影。他们不敢安然入梦。母亲看婴儿的眼神里，不是对未来温柔的期许，而是隐忍的无助，生怕一不小心，便招来灭顶之灾。

回眸华夏，晚饭后跳广场舞、在公园散步的悠然，是百姓的生活常态。曾几何时，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还是遥不可及的幻想。如今我们衣食无忧，智能手机和飞机、高铁，让寻常百姓拥有了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，实现了一日千里的梦想。

百姓岁月静好，是因为国家遮挡了所有风雨。回望来路，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建立新中国，为我们赢得了立足世界的资本；几代建设者接续拼搏，筑牢了民生根基。边境线上日夜伫立的戍边人，将动荡隔绝在国门之外；深海苍穹的国之重器，默默守护四海升平、九州安定。平安祥和的底色，来自国家的强盛与担当。

路灯彻夜通明，电网纵横城乡，道路四通八达。家里有水、有电、有网、有暖气。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便利，如同空气一般，让人浑然不觉。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民生保障，撑起了一个国家最坚实的根基，也稳稳托住了普通人的安居乐业与岁月安稳。

夜色渐深，泰山巍然挺立，山下灯火通明。望着一片祥和的景象，我由衷地为祖国的强大和长治久安自豪。

今夜山河安澜，九州归静。祝福你，亲爱的祖国！

诗画留千古

□韩尚义



冯玉祥先生居住的五贤祠里来了一个年轻人，看上去三十四五岁。

这个年轻人，便是先生请来的著名国画家赵望云。

赵望云是河北省束鹿县人，曾就读于京华美术专科学校，画过许多反映民俗民情的写生画。天津《大公报》特聘请他为写生记者，并在副刊为他专门开辟了相关专栏。

先生酷爱赵望云的写生画，还把那些画从报纸上剪下来，贴在本子上。这本剪贴的画本虽装订粗糙，但先生很喜欢。

先生要把赵望云的写生画都配上诗。有一幅画构图严谨，人物刻画得很逼真：荒凉的郊野上，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，面黄肌瘦，皮包骨头，唯有肚子大得像个鼓，挺得老高。孩子患的是黑热病，痛苦地呻吟着。先生颤抖着嘴唇，他看到的似乎不是画，而是血淋淋的现实，于是提笔写下诗作《一个黑热病孩子》。

这天午后，先生与范明枢、赵望云约好，去泰山经石峪欣赏“大字鼻祖”。

穿过红门，三人兴致越发浓厚。枝头山雀跳跃，石间流水潺潺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

“先生，行行好吧，可怜可怜俺这残废的人。”突然，一声颤抖的哀求在赵望云耳边响起。乞讨的是一个男人，失去了两条小腿。旁边有个女人，怀里瘦小的婴儿有气无力地哭着。

赵望云掏出一张纸币，放在断腿人手里。随后，他叹了口气，掏出碳素笔，唰唰地画下眼前悲惨的情形。

“我已酝酿出一首诗，配赵先生的画。”先生说。

范明枢深知先生的诗都是有感而发，便说：“请读给我们听听吧。”“好吧。”先生的语调很低。他们走到一株古柏前，停住脚步。先生似乎还在思考，还在修改。不一会儿，一首小诗从他那激愤的感情里迸发出来：“山道斜，有人家，一男一妇一瘦娃……”

先生读完最后一句，范明枢拍手叫好：“图是实情，诗是实话，诗画相配，实在妙极了。”

“诗通俗易懂，足能发人深思啊。”赵望云收起画笔说：“我们可以多搞几幅诗配画嘛。”

“好吧，咱们到经石峪再详细叙谈吧。”先生兴致勃勃地说。

一路上，有扶老携幼的进香者，有乘坐山轿的富豪，也有英姿勃发的青年学生。盘道两旁，测字摊、元宝店、香火铺，一个挨着一个。他们三人一面仔细观察，一面费力攀登，和煦的春风不时扑在他们的脸上。

呵，经石峪出现在他们眼前。

“好大的字！”赵望云看得目不转睛，像喝了一杯蜜酒。这里像一个神奇的世界，一切在他眼里，都是美丽的图画。

“赵先生，你瞧，明朝人崔应麒的题诗。”范明枢指着一块石壁，拖长声调朗诵道：“晒经石上水簾泉，谁挽银河落半天。新月控钩朝挂玉，长风吹浪暮疑烟。梵音溅沫干还湿，曲涧流云断复连。选胜具觞恣幽赏，题诗愧乏笔如椽。”

“真是大字天下奇，佳句甲乾坤。”赵望云情不自禁地赞美。

经石峪西南有座古朴的石亭，明朝建造。亭子全是石头垒的，没有多少奇特之处。不过，它建在危壁之上，亭前水流倾泻，亭后风鸣雨响。石柱上刻有楷书七言楹联：天门倒泻一帘雨，梵石灵呵千载文。

“高山流水”说的是当年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，后人援引此事在此建亭。“今儿，咱们三人来此，也算得上志同道合。”范明枢有感而发，“愿高山流水，为你我兄弟友谊而长存。”

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！”赵望云的心情和脚下的流水一样畅快。

先生也连连称赞范明枢发出的心声。他面对石坪上的大字，对范明枢和赵望云说：“我提议，望云先生把人们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画出来，我把人们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写出来，再请石匠刻出来，或立于大地，或砌于墙上，来个诗配画，让人们既看画又读诗，文图并茂，岂不美哉。”

范明枢和赵望云一致拍手赞成。接着，三人又对诗配画的大小、形式及完成时间等事宜进行了磋商。

先生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下山后，他在用心写诗的同时，让部下王作舟请来几位石匠，选料打石。诗配画的工程就这样叮叮当当、热热闹闹地开场了。

诗画碑选用的是泰山花岗岩，石质坚硬，黝青光亮，碑面能映出人的影子。赵望云来来回回地跑了许多趟，与先生一起对诗配画做了多次修改。历时一年多，48通诗画碑顺利完成。诗画碑最初立于小王庄的科学馆内，后经损毁、复制，现立于泰山革命烈士祠西侧林荫间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。